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
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
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
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
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
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
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

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
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
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元
豐二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
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
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
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
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

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
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踈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
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
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
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
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
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椿出訪聞此
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
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為難守
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

又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卽及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置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矣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

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乞取索遂元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位

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聞時暫借舊窄人執役月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

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
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糶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
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待
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
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糶糶之本每歲於淮
南側近趁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
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
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遠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糶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
轉運司米糶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
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糶米錢
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糶
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歛錢以償
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
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
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
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
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糶米代發上京而不

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
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
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
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汴水源淺小行
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澹蓄雨水以
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
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

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只以東
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
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
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
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
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
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
訪問眾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務

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叅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與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徃復無由了絕至如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披罰者畏避謹何巧作遷延

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為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

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為官生事者徃徃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且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幕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絕太府寺印

紙休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
行勘驗請實閑司勲句獲然後閑吏部施行
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
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宣
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
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
尚書在陪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
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
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
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裁損心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
前件所陳四事持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
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
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令三省胥
吏比舊人數拯多皆由法不省便在費人力若將來
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
也惟陛下審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勅俟旨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

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瀕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燕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切如舊但所對經議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恠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聚謂此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湏一例役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

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既免役衙前則以欠人戶須
克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克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
人戶又爲苗役所困物力此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
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服未也然臣竊聞
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
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平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
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
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
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
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

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
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
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
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
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銅鋪戶
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

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
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
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
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
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常如救焚不可少緩
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
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
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故民之急不如此此
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
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
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劔
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
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
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
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
苦頃歲凶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
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

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吏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

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乞欲
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
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蔽四路之人終被德澤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
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
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
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旱勢益甚夏麥
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

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
將糶糶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遠限上
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旨揮發運
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今只依元買價
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
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
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
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

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踈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與冬至圓丘必兼饗地祇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大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饗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饗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

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左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歛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收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之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

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益日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險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

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歛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又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遺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中戶部點檢有無違法

聞奏應予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當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責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二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湏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恠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
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者戶長弓手散從等
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
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
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人州縣
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
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
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
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收幸
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
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
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
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
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
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
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
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

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闡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卓祿而行屯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徇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

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啟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攷富小民被差克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
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入
出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土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開差役官吏情
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
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
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
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
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
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於廊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日蘭州五寨所在峻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羗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寨可以招募弓前手爲耕戰之備日開拓以來平治經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皆臣聞之

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請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其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

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
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
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
無不狼顧苦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
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
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
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
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
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
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
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
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因而
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
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
人憤怨天下咨嗟上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然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軌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患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不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蠶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消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難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鮮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止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任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片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

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

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鞏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緝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

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施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剽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

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聞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澠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倉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
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
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
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
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
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
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
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羗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待已及熙
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
御知甘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
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
抄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
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
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
寬卹特與蠲免蕪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
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
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

寺院等處及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乞所奏免幾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

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蹙弛况明建數年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命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土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

心造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况背恩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羗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傾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旣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恠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較乎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其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日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其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

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弄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二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

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

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

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

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

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

下欠戶錢於見尺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部是如九

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

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

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

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

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恠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遂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摔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

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筭今來旣具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竊有上求乞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

樂城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今三省
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太旱民間之食流徙道路朝廷
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
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
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旣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
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
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
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
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
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
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
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
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它士大夫上
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
未有一人以爲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
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
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
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
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
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
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
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
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
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
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末嘗接見多
士大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
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
彼旣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
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
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卽當盡
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
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卽乞

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步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畝賢士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徇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其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又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亦儉嗚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人以復三

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
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
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
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
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
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
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
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
費用橫牛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
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
未納請薪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
平史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
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
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某
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
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
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初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

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
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
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
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
之助耳目旣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
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
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
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
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
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1017-204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logo, possibly reading 'E' or 'EE'.

117

程